

文：尉璋

# 今夜星光燦爛

上周三的夜晚，天仍是陰陰的，毛毛小雨飄得人心裡都憂鬱起來。從車站走到大會堂，遠處的，裡面的燈光混着人影投射在水霧迷濛一片的玻璃門上，那點暖洋洋的熱鬧氣息擋不住地滲出來，讓人忍不住加快了點腳步。每年的這個時候，大會堂的大堂總是星光燦爛，記得往年，往大堂中的cafe中一坐，拼椅子的都可能是某個熟面孔——噢，這不是演那個誰誰的誰嗎？

別誤會，這不是電影金像獎，熱切的氣氛卻一點不遜色。隨着夜色愈濃，大堂中的聲浪也越來越高，劇場界的前輩、新人、演員、導演、燈光、設計……還有無數衝着粉絲而來的觀眾，喧鬧着，玩笑着，不分你我地擠作一團。直到音樂廳的入場提示音響起，這熱浪才緩緩湧進場中。第22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典禮正式開始，這是劇場人的盛會，一次celebration of the community。

每年的頒獎，都像是一個大Party，沒有人板着脸正襟危坐，台上與台下總是互相喊話笑作一團。李司棋奪得跨媒體表演藝術成就獎，表演經驗豐富的她是實至名歸，她的致辭平實又淡然，博得場下觀眾的熱烈掌聲。全場的開心果，大概是女演員胡麗英。憑借《夢魘雪夜@真的下雪了》中的破格演出，她在大家的尖叫聲中奪得喜劇/鬧劇範疇的最佳女主角。興奮得大步跑上台的她，一邊擁抱主持人，一邊不住拉扯快要滑下的禮服，幽默的發言惹得台下又是一陣笑聲。近來在劇場成績亮眼的朱栢謙上台演唱《夢魘雪夜@真的下雪了》中的歌曲《從這一刻》，磁性嗓音風靡全場。歌到中段，他突然打趣地說起創作人每年恨得獎而常年落空的鬱悶心情，一轉接上李宗盛「啊多麼痛的領悟~」瞬間笑翻全場。而男司儀王耀祖「望穿秋水」終於奪得最佳男配角（悲劇/正劇）時，在台上忍不住灑淚。

台上的功力與風光是給觀眾看的；台下的辛勤與辛酸，則是各位同行好友互相鼓勵「拍住上」。這不僅是對舞台創作人一年辛勤的嘉許，也是其樂融融的一場團聚。

今年的舞台劇獎仍由香港戲劇協會與香港電台攜手合作，共頒發二十個常設獎與一個推薦獎。其中，香港話劇團奪得六大獎項：馮蔚衡憑借《紅》奪得最佳導演（悲劇/正劇），潘燦良則憑借《心洞》中的精彩演出奪得最佳男主角（悲劇/正劇），《我和秋天有個約會》奪得最佳原創曲詞獎。這三個演出也同時獲頒「十大最受歡迎製作」。香港演藝學院也收穫頗豐，兩個演出《李逵的藍與黑》與《秀才與儉子手》分別奪得四項大獎。《李》奪得「最佳整體演出」、客席導演陳曙曦也憑此劇奪得最佳導演（喜劇/鬧劇）。兩套演出也雙雙獲選為今屆「十大最受歡迎製作」。其餘入選「十大最受歡迎製作」的作品還有《完不了的最後一課》（中英劇團）、《夜鷹姊妹》（劇場工作室）、《終局》（愛麗絲劇場實驗室）、《野豬》（香港藝術節）與《惡童日記》（糊塗戲班）。

各位，今年也要加油呀！

「第二十二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特輯」將由4月27日起，一連四個星期六晚上8時30分至9時，在香港電台第二台(FM94.8-96.9)播放，港台網站(<http://rthk.hk>)同步播出及提供重溫。觀眾也可登入港台劇獎專頁(<http://rthk.hk/special/dramaawards2013>)重溫頒獎禮或查看完整獲獎名單。



馮蔚衡與李司棋在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上。香港話劇團提供

## 讀城記

文：小蝴蝶

# 北京之行

在博士論文開題報告會結束之後，我拎着前一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踏上開往首都的高鐵。列車從桃紅柳綠的上海出發，跨越將近十個緯度之後，我來到了春寒料峭的北京。前腳踏出地鐵，後腳就被閩蜜拉到北大東門附近的小店裡吃了一頓驢肉火燒，嘎嘣香脆的燒餅裡夾着小雞兩冷鴨肉配青椒絲兒，好吃。

我跟閩蜜說，這次我來北京您別帶我去太文藝的地兒，剛寫完學術報告，腦子裡堵得慌，都不能看見字兒。她說，不能看字兒沒關係，來看看我們排的話劇吧您哪！原來我正好趕上北大一年一度的劇星風采大賽，作為中國內地首屈一指的文科學府，學生話劇該當是新思潮的體現，於是在北大紀念講堂的多功能廳，我觀摩了一場學生話劇的半決賽。

閩蜜所在的「下一個劇社」當晚參演的劇目叫《麻將》，關於為建於計劃經濟時代的煉鋼廠裡的一個工程師寫告改名字的故事。開場便是四個演員相對搓麻，話語機鋒與人際關係都藏在桌上的搓麻術語裡，謝幕更是以文化大革命歌曲來點題，聽來心頭一震，可算是在被其他矯情劇作折磨之後的一劑強心針。沒想到《麻將》並不入評委老師的法眼，更有一位評委以「表演太『娘』」為名，將這個參賽劇目直接淘汰。另一個在我看來有些無聊的學生情感話劇獲得亞軍（「他們的導演是我們的燈光師！」閩蜜忿忿不平道），而以初選第一進半決賽的《麻將》只拿到最佳原創劇本獎。在我看來，《麻將》是唯一一個在思想性上值得談論，並且在演出過程中觀眾反響最好的一個劇目了。

能在北大海選大出風頭的劇社最後繼羽而歸，這歸根到底是一個政治問題。初選的評委是北大中文系的老師，他們更注重劇作的先鋒性和思想性，而半決賽的評委則是「經驗豐富」的劇本寫手，譬如當眾指出《麻將》「太娘」的那位評委，更是京城當年以寫幾百塊一集的情感節目著稱的寫手，且不說他是如何敢進了北大的門來做學生話劇評委，在公共場合大放「娘」與「不娘」此類性向歧視性的狗屁言論，若換了百年前的北大，那些學生定會叫他吃不了兜着走。可惜現如今，不僅北大，任何一所中國高校的學生，「涵養」都太好了，權威指東，我們不敢向西，連話語權都交給社會上的混子，大概只能在壓抑許久之後，給自己的室友放毒了。

所以在當晚的夜宵時刻，我一邊大啖煮熟的豬腸，一邊跟閩蜜說：若要解決這個問題，你們只能在下一屆劇星大賽的時候自己來把好評委的關，北大的價值觀，應該掌握在北大自己人的手裡。她說，唉，這不大大可能。我只能搖頭慨嘆道，你們可是北大啊！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講天天講，不說胡適蔡元培，就算是那位圖書管理員的精神，也不能丟在你們這代人的手裡！

# 上海閩秀作家程乃珊去世

以書寫上海風情著稱的著名女作家程乃珊，二十二日在上海華山醫院病逝，享年六十七歲。

文：中新社

程乃珊一九四六年出生於上海，在上海、香港長大。其祖父程慕瀾是香港銀行業前輩，程乃珊以她對上層工商、金融界生活的豐富感受，寫就了《藍屋》、《金融家》等享譽文壇的作品。

一九九〇年後，程乃珊把目光鎖定了上海，其代表作《上海探戈》、《上海Story》、《上海Station》、《上海羅曼史》、《上海薩克斯風》、《上海女人》等，皆以書寫老上海風花雪月、刻畫上海世態人情和弄堂生活著稱。「真是沒想到會這麼快。」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王紀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難掩惋惜之情。據她透露，程乃珊自二〇一一年底查出白血病症後，病情發展相對比較平穩。她依然筆耕不輟，在上海《新民晚報》、《上海文學》上發表了許多文章。《上海文學》下期還有她的一篇長文。

## 還原舊上海貴族面貌

就在本月初，上海另一位知名作家趙長天同樣因白血病去世。四天前的追思會中途，主持人突然透露程乃珊進入彌留狀態，會場氣氛更為凝噎，數百名與會作家無

不唏噓：趙長天六十六歲，程乃珊六十七歲。程乃珊的好友王周生最先公佈了程乃珊去世的消息。王周生透露，程乃珊一直非常希望能繼續寫作，她總是說自己還有很多有關老上海的故事要寫，還想寫一部關於媽媽的作品。

「她還原了因革命而落魄的舊上海貴族的原貌，高雅、精緻、溫馨。」王周生這樣評價說。據了解，程乃珊被譽為「上海小資情調的開拓者」，這位「上海閩秀」一直以端莊、優雅的標準要求自己，衣衫不整不上餐桌，頭髮不梳不出門。甚至在文革那個特殊的時代裡，她還會很仔細地塗上親戚從國外寄來的口紅拍照，即使之後要馬上擦掉。因此在她的筆下，能夠將上海名門淑媛的情致描寫得神入化。

在網絡上，許多因程乃珊作品而認識上海的文學愛好者紛紛留言悼念。有網友說：「同樣寫上海，張愛玲寫的是『愛玲在的時候上海啥樣子』，而程的作品說的是『愛玲走後怎樣了』。她們描寫的似乎完全是存在於平行世界裡的兩個城市：擁有同樣的名字，個別細節暗合，街景彷彿，然後卻面熟陌生。」



# 王蒙對談白先勇 倡設權威「華文文學獎」

著有《青春萬歲》等作品的王蒙，近日赴港講述其文學人生。上周，這位來自內地的作家在香港作家聯會舉辦的座談會上遇到了來自台灣的著名作家白先勇。

「我早就有一個建議，大陸、台灣和香港的朋友聯合舉辦一個權威的華文文學獎。」耕耘文壇60年的王蒙說，「我們對瑞典文學的了解可能很少，但大家都知道諾貝爾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讓瑞典在全球文學界發出了非常響亮的聲音。我們可以從藝術、從弘揚傳播中華文化的角度出發，舉辦一個華文文學獎，讓它具有相當的公信力、具有相當的威信，當然它也必須有相當數量的獎金。」

坐在一旁的白先勇含笑認同。在美國學習、生活、寫作多年的他說，把中文文學翻譯成他國語言，有時會翻譯得不太準確，難以欣賞到文章原味。設立華文文學獎，對華文創作來說更公平、更準確，而香港是設立華文文學獎的較佳選擇。

兩者的提議，立即得到香港作家聯會會員的掌聲贊同。希望促成此事的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甚至建議，兩岸三地之外，華文文學獎的評選範圍還可以擴大到全世界。「凡有華人寫作的

地方都可參加。文學作品之外，政治評論希望日後也可參評。」

## 王蒙年近八旬：「繼續寫下去」

年近八旬的王蒙，今年還將出版70萬字長篇小說——《這邊風景》。「要是不寫作，我能做什麼呢？有生之年，我還要繼續寫下去，以報答讀者、報答同行、報答朋友。」

對這部35年前就已寫好的、以新疆為題材的《這邊風景》，王蒙說，自己寫的是生活，寫的是對生活的種種感受、觀察、體會。35年以後再看這部小說，就像看一部新作品一樣。有的地方，還會讓他痛哭流涕。

至今，安徒生的一篇童話故事仍然深深影響着這位文壇老將。「一個人的墓碑上寫着：這裡埋葬着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但他還沒有進行演說；一位偉大的作家，但他還沒有開始寫作；一位偉大的運動員，但他還沒有跑步。這個故事對我的刺激非常大，如果我死了，弄不好就成這樣的人了」。滿頭華髮的王蒙平和地說。

## 白先勇以文會友：「文字很神妙」

「交朋友並不容易，交到心靈（相通）的朋友更不容易。可是文字就是神妙、神奇，這個



王蒙（左三）與白先勇（左二）在香港作家聯會舉辦的「我與文學」座談會上。

橋樑搭上去，就可以馬上進入到清淨裡去了。」在香港度過少年時光的白先勇至今依然記得自己就讀過的香港九龍塘小學、喇沙書院、當年草地上的英軍營房。「點點滴滴，香港的童年記憶，深深印在腦子裡。我的很多作品也是在�香港出版的，一些戲劇也在香港上演過。」

後隨父白崇禧將軍遷往台灣，但經常回香港的白先勇回憶，「1999年在香港一所大學演講，一下子來了1000多個學生，對我熱烈得不得了，白先生、白先生地叫。」對此納悶的白先勇後來才知道，自己的文章《驀然回首》選入了學生課本。馬上就要會考的學生相信「問原作者，答案最準確」。「他們的問題問得很細，連我自己都忘掉的細節都問。」

「以文會友，用自己的作品可以交到很多朋友。一些人哪怕只讀過我的一篇文章，根本不認識的，都可以跟我變得很熟悉。」在說話慢條斯理的白先勇看來，成為一個作家很幸運。

文：中新社記者 趙建華